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
第四十六回 一棹渡長江只為著漁香獵豔 千金買小妾空費了巧語花言

卻說伏夫人至合和堡弔奠，不意毛如花不肯盡禮，眾女眷一齊勸解。這個說：「高夫人來了，你應該早出去迎接才是。」那個說：「有錢難買靈前弔，別人到來還得以禮相見，何況是你婆婆？」毛氏說：「他是我婆婆？一三五七，隔著位數罷！我不配有那樣王妃婆婆，我婆婆在我們老伏家墳裡埋著呢！我起過誓咧，這一輩子要認那體面婆婆就是粉頭養的！」眾人見說，面面相覷，不好再勸。遲了好大一回，丫環又來回稟：「高太太上過香，舉哀了。」如花也不言語。內有兩個女眷看不過意，出去迎接陪弔。毛氏站起身來，一陣風躲向別屋去了。那伏夫人十分無趣，也未赴席，就回家來了。又慘又氣，大哭了一場。自此之後，身上時常不快。

那毛如花自爹娘死後，越發張致起來。搬入上房，家財事務，悉是自己掌管。打丫頭，罵小子，肆行暴虐，家丁、僕婦畏之如神。每日睡夠了以詈人為樂。那伏士仁見他歡喜時，慢慢勸諫說：「如今岳父、岳母已經歸西，這裡剩你孤身一個，太太那裡出無人，又得來回照應，甚是不便。莫如歸在一處，他老人家最是好性，娘兒見了面，舊話休提，真親惱不上百日，大家一心一計過日子，豈不是好？也免旁人恥笑。」毛氏說：「你要盡孝去，這裡也不攔著你。我孤身一個，在這裡不必尊駕費心惦著。我們老毛家還有幾個大錢，大料著也餓不死我。你要去只管請走，我實在不能奉陪。」說了幾次，俱是如此。再說緊了，就鬧起來。伏生無法，只好由她，賭氣躲向麒麟村，住上十天半月，回來見他光景一日比一日冷淡。銀子雖有，俱是出鎖入鎖，不許伏生自取。望他要時，他必問明使向，然後捧與點子。那伏士仁本是個好蕩的心性，見他如此，把那憐愛痛惜之心也就冷淡了一半，在外邊花街柳巷任意遊蕩起來。毛氏打聽著，見了丈夫，越發拿住一款，數說了不算，還帶著不理。一來二去，夫妻竟至反目。

這一日，合了一場煞氣，伏准敗陣回來，坐在房中獨自納悶。越思越想心越惱，自悔當初錯選婚。「誤把蠢才當淑女，那知是利口潑婢狗賊人。我待他軟款溫存性似火，他待我那有夫妻一點心？這些時但凡見我不揚彩，並無個體體知飽問寒溫。這樣的女人有何益，怎生相守到終身？」又想：「我姑母何等疼愛我，為的是一心一計過光陰。只為著個不賢婦，終朝氣惱不舒心。肆行作惡欺夫主，奸刁潑狠有十分。惹的鄰舍人談論，恥笑學生不是人。欲待一張離婚紙，難免叨叨費嘴唇。何不另買一房妾，如魚似水度光陰。總也不去理狗賊，且叫他自家慢慢回心。淡他個三年並五載，他自然還得前來把我尋。聞聽說江南水麗人多秀，我何不竟往蘇杭走一巡？玩水遊山觀勝景，訪買多嬌可意人。到家相守安然過，再不往毛家登大門。看他那時悔不悔，氣死陰毒狗賊人！」伏生主意安排定，開言有語叫勞動。

伏生把勞動叫至面前，把心中之事告訴了一遍。勞動說：「相公這個主意，停車載物，推好了。那位奶奶就是這個方兒，且淡著他，娶位二奶奶來，在這裡過的熱熱鬧鬧的，氣著她，她冷清不過，不用請她，她自己就找到這裡來了。」

二人計議一定，伏生走至後邊，對夫人說：「孩兒有件事，特來與夫人商議。」伏氏便問：「有何話講？」

伏生說：「上米倉的王掌櫃，他每年販賣綢緞下江南。真是一本萬利財源廣，一次便得若干錢。為兒的約定與他搭夥計，習學生意走一番。」伏准之言還未盡，夫人連忙把話攔：「勸兒不必胡思亂想，咱們不少吃來不少穿。經營商賈非容易，耽驚冒險費艱難。你要出門不打算，我在家中怎得安？」伏生陪笑說：「無礙，太太聽我講根源。咱如今田地典賣了多半，吃穿日日得花錢。自古道：坐吃山空無接濟，倒只怕人少出多日後難。我的這學業久荒難上進，大料著今生無分去為官。倒不如習學買賣為進益，也好算養家之道把財添。再者那毛氏蠢才實可恨，在家中時常吵鬧我嫌煩。不日到外邊消消悶，定要生災疾病纏。我且冷他三五月，回來或者覺新鮮。我昨日已合夥計商議妥，上米倉僱下南來的回腳船。諸事俱已安排定，單等置貨銀三千。太太不必心牽掛，只管家中請萬安。這一去是熟路熟人熟店舖。不過半載就回還。」那勞動一旁也幫著講，伏夫人沉吟良久把話言。

說：「咱如今的日月，比先也不過剩了十分之四，你立志想個生財之道，倒也使得。但只是家中那裡湊得出許多銀子來？只好打點一千罷。」伏生說：「好容易去一遭，一千銀子的貨物能剩多少利息？太太把老體已再拿出點子來罷。」伏氏說：「我那裡還有什麼老體已小體已的？都不是你才磨出去，與我花乾了？」蜂兒把眼一丟，說道：「我也不見大相公比吃銀子的還利害，只見使出去，也不見買個什麼家來。難道外庫就無銀子了，還望太太來要。」伏准帶笑說道：「你娘兒兩個看著我愛花錢，且看我這一次就落好幾百兩銀子，不上四五年，管保銀子成山，到那時看誰還說我？」蜂兒擺著腦袋說：「沒照對的話兒，愛怎麼說就怎麼說，過了後兒全是拉倒！」說罷，揚著臉走向一邊去了。伏生笑道：「等我作買賣回來，必辦了那件事。」當下夫人盡其所有，止湊了一千銀子，交與伏生。

伏生又到合和堡見了毛氏，又是一樣說詞。只說：「岳父原是貿易起家，我如今要繼他老的業，習學買賣，常言道：『家有萬貫，不如日進分文。』娘子你打點幾千銀子，我販些土物，載至江南，換些綢緞回來，就有若干的利息，添補著養家，豈不是好？」那毛氏正愁他無個去處打發他離開眼才好，聞得此言，倒也願意，只是捨不得許多銀子與他，說道：「這也是件正事。但只一件，那有這一千二千的銀子這麼現現成成的？再者初次貿易，不過置個三五百銀子的貨物，走一趟試試，得利之時，往後再添。何不望你高太太去說，叫他也拿三五百來，咱兩家合作，豈不是好麼？」伏生說：「太太那裡已拿出一千兩了。娘子再湊一千，二千銀子的貨，可就多剩利息了。」毛氏搖頭道：「那有那些？只好湊五百罷。」伏生又說了半天，毛氏又添一百，再不添了。伏生只怕不夠使用，回至鎮國府，瞞著夫人，悄悄尋個中保，把些未花乾的土物又典賣了二千多兩，買了貨物，僱了船頭。

一日，到合和堡來。毛氏因丈夫要出門，只得賞他個好臉，歡歡喜喜，燒了利市紙，擺上酒菜，與他餞行發腳。夫妻對坐，開懷暢飲。毛氏說：「你初次出門，我放心不下。明日叫毛顯跟你去，他隨爹爹走過江湖，南邊也認的人多，身上又硬朗，帶了他去，免的我在家牽掛。」伏生只得應允。當下毛氏叫進毛顯，當面吩咐道：「這是與高姑太太搭夥計的買賣，多少貨賺多少錢，須要開一清清楚楚的帳來，回來好兩股均分。」毛顯一一領命。

到了次日起身，至高府拜辭了姑母，伏氏心中不捨，送至大門以外，看他去遠了，方才回來。此時毛顯、勞動帶了腳夫早已把貨物行李運至船上，帶伴當，大家上船。幸遇風平浪靜，船走如飛。一路到了州縣碼頭，有花柳所在，伏生便命停船上岸，任情遊賞。自己眠花宿柳不算，還大塊銀子賞與毛咪、勞動。主僕三人，一樣觀舞聽歌，偎紅倚翠，十分快樂。一路上遲滯了多時，那日方到了江南仁和縣地界。毛顯說：「這城裡綢緞很好，那美人街的應家老店，又是個舊相識的，何不在此發兌了貨物，置買綢緞？」伏生依言，與他一同進城，到了北街應家店。主人果然和氣，迎進房中，獻茶擺飯。毛顯攀談舊話，令人運貨進城。不數日發賣已完，得了若干利息，主僕甚喜。毛顯說：「勞兄弟且看守行李，我與姑爺先到天巧家看看綢緞去。」

伏士仁聽得此言忙擺手，帶笑開言說：「慢著，我有一件心腹事，少不得今朝對你說。你們家姑娘性兒難瞞你，又刁又狠又發潑。任意縱橫無道理，欺壓夫主與婆婆。不肯歸到鎮國府，姑太太那裡無人使不得。他又不遵婦道常吵鬧，我與他日久天長怎過活？我來非為專貿易，意欲娶妾買嬌娥。一來侍奉姑太太，免他老終朝氣惱淚滂沱。毛氏的行為你知曉，這些時竟是誠心合我磨。並非我薄情短幸忘結髮，這是勢派逼吾無奈何。雖說此時買妾小，我心中並無斷義把情割。回家後他若省悟歸一處，我還是照常如舊有何說。」伏生說罷心中語，毛顯回言：「也使得。就怕他若知道了，一定打鬧起風波。」勞動說：「且在麒麟莊上住，諒他無處可捉摸。只要大哥口角穩，暫且不必向她說。」毛顯點頭說：「知道，這個訣竅我明白。」伏生聽了心內喜，忙向勞動把話說。

伏生大悅，說：「事不宜遲，你就把應店主請來，我托他。」小子答應，去不多時，把店主請來，敘禮坐下。伏生說：「小生有一事奉懇賢東，愚意要買一房美妾，求應兄替弟張羅張羅，事成之後，定有重謝。」店宅說：「這裡可到有一個美貌如花的女子，詩賦琴棋，無般不曉；品行彈絲，樣樣絕倫。就是一宗，怕相公不願，是個青樓女子。」伏生說：「容顏既美，技藝又佳，就

難得的很，青樓又有何妨？但不知住在何處，怎生令我見見才好。」店東用手一指，說：「就是在那邊，與小弟一牆之隔，相公要看時不難，他每日清晨出來在後院燒香，只在東邊小樓上就看個真切。中意時我再見他媽媽去說。」伏生說：「既這樣，一個花魁，鴛兒為何賣他？」店宅說：「他自十五歲得個名兒，稱為海棠娘子，那幾年王孫公子車馬盈門，不亞如鴛子的寶盆錢樹一般。自去年不知因其，忽然要削髮為尼，聽見時常吵鬧起來。近來剛剛好些了，鴛兒暗中托我與他找主。」

原來這就是那鬱氏蓮英。自那日野青園放了瓊花小姐之後，王婆著人打聽幾次，俱被海棠用話支吾回去。半月之後，王婆放心不下，親自坐了轎來看。鬱氏隱瞞不住，就直言表白，說道：「寇小姐乃是曹舉人定下的妻子，柳黃村岳老爺的夫人是他姑娘婆婆，知道這個信息，岳老爺親帶二三十個家丁將寇小姐接了去了，還要當官去告，女兒與他磕頭，再三央告，方才饒了。此時保的無事，也就念佛，還問什麼？」王婆聽畢，直氣的怪叫連天，鬧將起來。海棠全無懼色，說：「寇小姐如今現在岳府，你若不怕，我就與你要去。你要派我的不是，要殺就請動手，皺皺眉頭不算人類！那小姐刀傷未愈，岳老爺臨走說來著，若是好了便罷，要不好了，還要望你算帳呢！你等著罷，不要忙！」鴛兒聽畢，想了一回，也無可奈何，只得揣起惡氣，哄著他進城，還想復整舊業。誰知他至死不肯見客，再要相逼，便以死相拼。王婆怕人財兩空，遂用甜言哄住，暗暗托人賣他。

當下店主與伏生計議已定。次日清晨，伏生早起，與店主同上小樓，果見鬱氏往後院燒香。伏生一見，十分如意，遂煩店東來見王婆問價。王婆開言要了一千五百兩，說：「這價我要的不多，他是百花嬌中過狀元的人物，這裡頭帶著個丫環呢。那李杏花也被他教導壞了，常說姐姐到那裡我也到那裡，至死也不離，光景是找不開的了。若不連他賣了，留下小蹄子也是鬧猴兒。」應店主回來見了伏生，說了就裡。伏生願連使女買，還了價值。應店主來回走了三四趟，一千二百兩講妥。王婆過來，兩下見面，憑中立據。

王婆定下計策，回至院中，走進海棠房內，坐在床上，滿臉陪笑說：「我的兒，媽媽有句不害臊的話，你可聽呵？」海棠說：「要是好話，怎麼不聽？不是好話，自然不聽。」王婆說：「咱們的日月不似先前，那幾個蠢才，一天能博幾個錢？媽老無能，如今有些兒鬧不來了。你又不願作這個買賣，我欲送你個去處安身，免的日後跟著我受罪。」海棠說：「但不知是個什麼去處？」王婆道：「就是北門外安書集曇花庵，那老尼姑是你見過他的，慈悲貞潔，合你的脾氣。吾送你到那裡去住些時，每日我幫些柴米，等媽媽寬綽了，掖幾兩銀子看你去，離咱這裡不過十五六里，你要想家，帶個信來，我就接你去。」海棠說：「媽媽這話可是真麼？」王婆說：「我要撒謊，就掉在河裡！」海棠見說，心中大喜道：「媽媽當真如此，便是天大之恩，也不用幫柴幫米，我自作自活去罷。日後但得一步之地，一定補報此恩。」王婆說：「今日恰遇一隻便船去，咱們就此去罷，不然另日還得僱了船去。」海棠恨不得早走一刻，遂說：「就此走罷。」忙忙收拾隨身包裹。那杏花恐怕拋下他，連忙抓過來，抱在懷中，跟著鬱氏，寸步不離。與王婆一同出門上轎，不多時到了河邊，下轎上船。入得船中，只見十分乾淨，裡邊擺著床帳桌椅。二人坐下，只見案上放著幾套大書，海棠打開一看，卻是《叫鬻客傳》。是他平生最喜看的，遂取一本，倚在桌案上，低頭觀看。

外邊水手開船，走了四五里之遠，王婆要出恭，叫船家撐船離岸。王婆出艙去了，海棠貪著看書，也不曾理論。多時不見王婆回來，杏花偶然推窗一看，說：「呀，這船不是走呢麼？」海棠一看，見那樹木村莊從眼前如飛而過，海棠心內生疑，說道：「王婆弄什麼詭計不成？快叫水手停船！」一言未盡，簾櫳開處，走進一個人來。

只見他頭帶方巾飄繡帶，體著花衫內襯紅。白綾水襪朱紅履，九股絲絲織綠絨。眉歡目俏春風面，齒白唇紅俊貌容。搖搖擺擺朝前走，望著佳人打一躬。說：「娘子不必多思想，聽我把就裡原由說個明。小生姓伏漁陽住，去世的先人是縣公。雖然不比敵國富，家有餘資不受窮。我身在鬻門為秀士，光陰虛度在沖齡。娶妻半載身亡故，在下鰥居一載零。老母膝前缺侍奉，無人執掌內中空。敝地粗俗佳麗少，特來貴地覓飛瓊。也是機緣天湊巧，三生有幸遇芳卿。店主玉成為媒保，兩語三言美事成。今日裡幸遇良辰花月夜，卻又是牛郎織女渡雙星。小生敬備花燭酒，與娘子交杯合巹慶花榮。」海棠聽畢伏生話，心下著忙驚又驚。腹中暗把王婆罵：「多謀詭計老狐精！這是我聰明一世無防備，懵懂一時入套中。想奴家此身已經許寇姓，豈可失信與雲龍？既然立志離春院，便是良人一樣同。到了這緊急關頭無主意，豬狗一般是畜生。背盟失約重改嫁，可見是水性青樓無定憑。欲訴衷腸求秀士，未必相信用不中。既花重價將奴買，怎肯開籠放鳥騰？事已至此無別策，不過是玉碎珠沉報寇生。欲待投江尋自盡，他那裡攔門怎肯放奴行？」這佳人左思右想多一會，剃(雲)時一怒把心橫。起身倒退三五步，照著那窗櫺之上下絕情。只聽咕咚一聲響，頂門上碰了一個大窟窿。花枝跌倒艙板上，鮮血直噴滿面紅。杏花一見真魂冒，跑向前，抱住佳人大放聲。伏生著忙無主意，戰兢兢兩手胡拉不放鬆。只見勞動朝裡走，口內連連問幾聲。這其間，杏花哭叫伏生嚷，三個人鬧了個血衚衕。

「相公，相公！這是怎麼樣了？」伏生說：「想是他不願嫁我，嫌我那點不濟。」杏花哭道：「相公不知，我姐姐久厭風塵，志欲從良，自去年受人之定，單等郎君發達之日，搬娶完婚。不料媽媽設計暗暗賣他至此，他因不肯失信於前人，所以尋此拙見。」伏生見說，隨機答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娘子何不明告小生？小生雖不敏，平牛最喜成人之美。娘子節烈，令人可敬！既出春院，斷無復回之理。料你此時無地存身，只管放心隨我同到漁陽，寒舍還可養膳。姐妹二人若嫌舍下不便，敝處有的是清淨尼庵，但憑尊意去住，薪水之費，小生供給，等候你丈夫榮歸完聚。豈不是好？小生滿拼著再費幾兩銀子。另買紅裙，也不算什麼要緊。娘子快快包好尊傷，安心調養，等到了家中，學生必要安排娘子個善處存身，斷不失信！話已說明，小生自此前艙去住，不復驚動，飲食茶飯，命人送至簾外。俠義之事，人所樂為。小生雖不敢比古人，這點小事還可以效力。娘子千萬自愛，不要辜負小生這點愚意。」說畢，帶領勞動出艙去了。